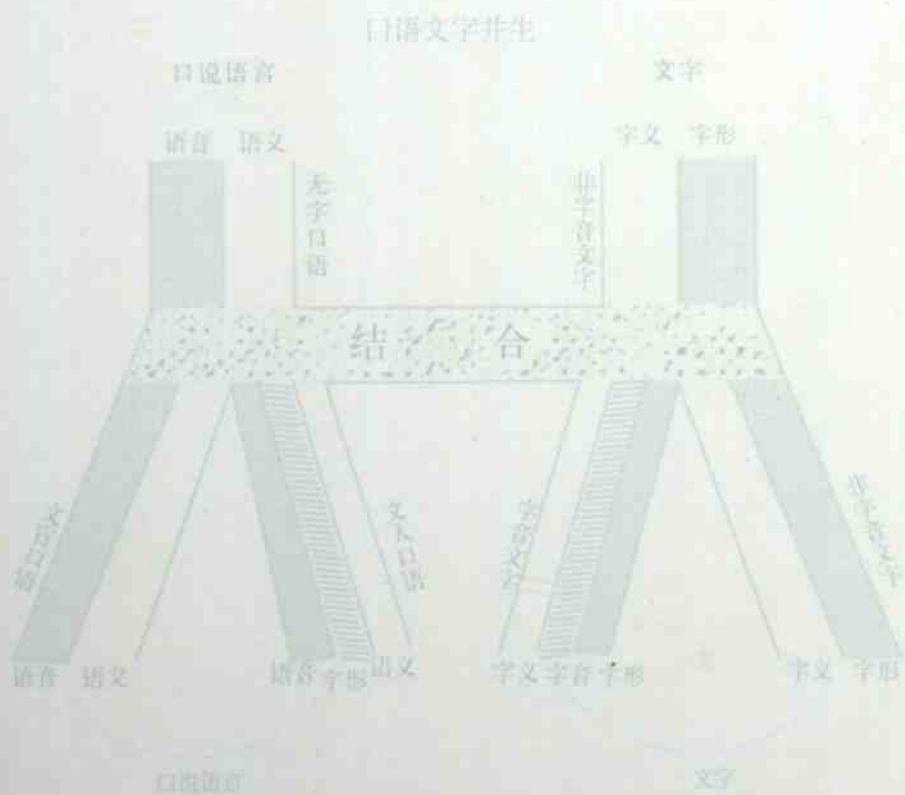


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

● 徐德江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

● 徐德江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徐德江著.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0716-866-9

I. 普… II. 徐… III. ①汉语—语言学—研究②汉字—文字学—研究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8767号

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6号楼303

邮编:100010

电话:发行部:(010) 65255876 65251756

总编室:(010) 65252135

网址:www.bjd.com.cn/txcbs/

印刷:北京市新兴彩色印刷厂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8.5

字数:80千字

定价:66元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语言文字科学与语言文字政策	(7)
第二章 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12)
第三章 语言文字的非任意性与任意性	(19)
第四章 平面性与线条性	(26)
第五章 “认识”与“概念”和“思维”	(30)
第六章 语言文字的“共性”与“个性”，“群体”与“个体”	(34)
第七章 辅音和元音	(38)
第八章 “语基”与“文基”	(41)
第九章 文字与语言	(48)
第十章 词汇：语材和语法	(63)
第十一章 0~6岁婴幼儿文字教育	(83)
结 语 语言文字的“国际接轨”	(90)
后 记	(119)
作者简介	(120)
作者事迹的报道与收录	(123)

前 言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普通”二字，是“一般”“普遍”之意，“普通语言学”，即“一般”“普遍”的语言理论，语言的共同规律。索绪尔把语言和文字看成是一个王国，元首是语言，文字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语言的“照片”⁽¹⁾、“假装”⁽²⁾，附属品。我则认为语言是个独立的王国，文字也是个独立的王国，特加上“文字”二字。同时，我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在拙著《语言文字理论新探》、《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婴幼儿科学汉字教育》（与冬雪合著）以及公开发表的一些论文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里尽可能概括扼要地予以说明，并且，在说

明过程中，又有所改进和提升，故本书题名为《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我发现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有诸多弊端。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文字？什么是词汇？什么是语法？什么是字？什么是词？什么是语文教育的基本模式？……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是不科学的。到目前为止，我已发现了其中11个弊端（本书十一章，分别论述）。我相信，大家会发现得更多。不过仅纠正这11个弊端，足以使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产生颠覆性的变化。正是在这种颠覆性创新的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汉字汉语的科学性。进而，我意识到：西方人首创了人类语言文字理论的第一阶段，现在，随着汉字汉语科学性的发现，人类语言文字理论将步入东方人创建的第二阶段。科学技术在不断向前发展，人类深入认识的语种在不断增多，人类语言文字理论还将要不断发展到第三、第四、第五……更高的阶段。不过，就当前而论，由第一阶段步入到第二阶段，其意义恐怕已是难以估量的了。

百余年来，中国语言文字学界，对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已有了三种态度：第一种，把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视为人类普遍的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第二种，认为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适用于西方语言文字和语文教育，不适合汉语汉字和汉语文教育；第三种，认为西方的

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对西方语言文字和语文教育,也不是完全适用的,需从根本上彻底改造。我本人就经历了三个过程:在学校读书和初期工作进行语文教学时,属于第一种,是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的虔诚信徒;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只适于西方,对汉语汉字和汉语文教学,并不适合,于是成为第二种,试图创建与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并列的语言文字理论与语文教育基本模式;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之后,现在属于第三种,是某些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的颠覆者。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体验,使我越来越坚定地认识到: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摆脱“印欧语眼光”,走出中国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怪圈;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使人类语言文字理论健康地发展,使已经沦为滞后的语言文字科学,有可能重新转变为领先的科学,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

索绪尔在回顾了语言学历史,肯定各历史发展阶段语言学家的贡献,并指出他们各自的缺陷之后,得出了结论:

“直到今天,普通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待于解决。”⁽³⁾

没有料到,我们今天的结论依然是:

“普通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待于解决。”

朱德熙先生慨叹:“受印欧语的影响,不知不觉的影响。这个东西使得我们不能往前走,问题早就提出来了,但摆脱不了,这是因为先入为主。各个学科都有这个问题。科学最可怕的是一种教条,或者是框框……总觉得这是大

家这样说的，不应该有问题呀！其实，问题就出在这儿。过去荒谬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真理。我们语言学也不例外。”⁽⁴⁾

这正像索绪尔对当年的语言学理论作出的结论一样：“没有任何领域曾经孕育出这么多的荒谬观念、偏见、迷梦和虚构。从心理学观点看，这些错误都是不能忽视的，而语言学家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揭破这些错误，并尽可能全部加以消除。”⁽⁵⁾

当今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指明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的种种弊端，进行颠覆性的创新研究，将人类第一阶段的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推向第二阶段。

有人讥讽我这是异想天开的“一派胡言”，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但是这丝毫没有延缓我探索前进的步伐。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由套搬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即由西方人创建的人类语言文字理论和语文教育基本模式的第一阶段，发展到由东方人创建的第二阶段，在中国语言文字学界，这是不可避免的历程。同时，我更坚信：“拜倒在西方语言学脚下的、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季羨林语）与中央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开拓创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它必将随着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深入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而最终

烟消云散。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没有对语言学的“一切方面”进行全面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当时流行的语言理论的弊端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的两个学生沙·巴利和阿·薛施蔼在编辑出版《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一版序”中特别说明：

首先有人会说，这个“整体”是不完备的。其实老师讲课从来没有想涉及语言学的一切方面，也没有打算过把一切问题都讲得一样清楚明瞭；实际上，这不是他所能做到的。他立意要做的完全不是这样。他只想以几条个人的基本原则为响导——这些原则在他的著作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而且构成了这幅结实的、五彩缤纷的织物的纬线——往深处研究，只有当这些原则遇到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应用，同样，也只有当它们碰到可能发生冲突的理论的时候，才在面上铺开。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学科，例如语义学，在本书中几乎没有接触到。我们并不感到这些欠缺对整个建筑物会有什么损害。缺少“言语的语言学”这一部分是比较容易感觉到的。他曾向第三度讲课的听者许过愿。这方面的研究在以后的讲课中无疑会占有一个光荣的地位；但诺言没有能够实现，原因是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初具规模的大纲中的一些闪闪爍爍的指示搜集起来，安排在它们的自然的地位；超过这一点就无能为力了。⁽⁸⁾

本着这种精神，本书也不是对语言学的“一切方面”

进行全面的论述，主要是针对现在流行的语言文字理论的若干弊端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新观点。

索绪尔受华尔拉斯的政治经济学影响，创建了“结构主义方法论语言学”；我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下，提出了创建“细胞分析方法论的语言文字学”倡议。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语言文字学界迎来了第一个春天。经过一阵严冷的寒冬，现在又迎来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第二个春天。我就用《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来沐浴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明媚的春光。

注释：

(1) 《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著，沙·巴利、阿·薛施蔼、阿·里德林格合作编印，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1985年2月第3次印刷，第48页。

(2) 同(1)第56页。

(3) 同(1)第25页。

(4) 《在香山语法会议上的发言》：朱德熙，见《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1期。

(5) 同(1)第27页。

(6) 同(1)第14页。

第一章 语言文字科学与语言文字政策

一、语言文字有没有科学标准

当前,语言文字学界流行着一种观念,认为语言文字是没有科学性差别的。如果说某种语言文字科学性强,就是“种族主义”的表现。比如,说汉语汉字科学性强,在国内就是“大汉族主义”,在国际上,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这是将语言文字政策与语言文字科学混为一谈了。人们知道,民族政策与民族科学是不同的。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必须一律尊重,不得歧视,这是民族政策。但是,有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风俗习惯,要发扬光大,而不利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风俗习惯,就要改革,这是民族科学。当然,这种改革要由该民族自觉地进行,其他人不可强加。同

样，对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必须一律尊重，不得歧视，这是语言文字政策。但是，有利于语言文字发展的特点，要发扬光大，而不利于语言文字发展的特点，要改革，这是语言文字科学。当然，这种改革也要由该民族自觉地进行，其他人不可强加。

在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从总的趋势看，一直是朝着有利于语言文字发展的科学性方面前进，也一直在不断克服、改进不利于语言文字发展的不科学方面。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比如，印欧语从古至今，狭义的语言形态逐渐减少，由增加虚词和严格词序所取代。这就是语言的科学性使然。人为地否定语言文字的科学性，是违背语言文字客观存在的发展规律的。语言文字科学与语言文字政策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只强调两者统一的一面，否定两者矛盾的一面，用语言文字政策完全代替语言文字科学，是认识上的片面性。用语言文字政策否定语言文字的科学标准，设下禁区，会严重地阻碍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

二、错误的语言文字科学性标准

衡量语言文字的科学性是有标准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流行着错误的语言文字科学性标准。

英语是当今世界通行的语言，于是有人得出结论：英

语是世界上最科学的语言。这就是说，语言文字的科学性是以能否成为世界通行的语言文字为依据的。

基于这种观念，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无声调、多音节、有形态的印欧语是科学性最强的语言；拉丁化、音素化的纯拼音线形文字是科学性最强的文字。有声调、单音节、无形态的汉语是落后的语言；方块形、以字形直接表意为主的汉字是落后的文字。

我们认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因为，某种语言文字能否在世界上通行，主要取决于使用该种语言文字的国家或民族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是否强大，而不在于该种语言文字是否科学。现在，世界上通用的英语英文，并不是因为英语英文是世界上最科学的语言文字，而是先有英国后有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之故。历史上曾出现过汉字文化圈，也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强盛。

三、“明确简约”是衡量语言文字的科学性的标准

“明确简约”是一切信息载体内部对立统一两个方面，是推动信息载体不断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是信息载体科学性的标准。一切信息载体首先都必须“明确”，否则不能准确地传递信息；但是，为了传递信息的高效率，在保证“明确”的前提下，信息载体要尽可能“简约”。这是信息载体内部对立统一两个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事物不断增多，信息载体总的发展趋势是“繁化”，但是，为了传递信息的高效率，在保证“明确”的前提下，信息载体又要尽可能“简化”。所以说，“明确简约”是信息载体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是信息载体的科学性标准。“简约”而不“明确”，或“明确”而不“简约”，都是不科学的。

口说语言和文字都是信息载体，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科学性标准也都是“明确简约”。这是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主要规律之一。遗憾的是，至今普通语言学的论著和教材，论及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时，都没有讲到这一条。因为结构主义重视外因，忽视内因。而“明确”和“简约”正是促使一切信息载体（包括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有的语言学家谈到了“经济原则”，这种只看到“简约”一面，没有看到“明确”的一面，特别是没有看到两者对立统一的特点，片面强调“经济原则”一面，往往就走上了极端。现在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可以全面认识“明确简约”规律的重大意义了。

四、汉语汉字是世界上 最“明确简约”的语言文字之一

汉语（口说语言）有声调、无形态、以“他指义”^①的单音节词为基础灵活地层层组合构成合成词，曾被说成是“原始”的“落后”语言。这是以上述错误的语言文字科学

性标准来衡量汉语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以科学的语言文字标准“明确简约”来衡量，结论则与上述的错误结论相反：汉语的口说语言有声调、无形态、以“自指义”和“他指义”统一的单音节词为基础灵活地层层组合构成合成词，这些正是构成汉语口说语言成为世界上最“明确简约”的语言之一的根本条件。

汉字的方块形和以字形直接表义为主的特点，也曾被说成是落后文字的特征。这也是以上述错误的语言文字科学性标准来衡量汉字所得出的错误结论。

以科学的语言文字标准“明确简约”来衡量汉字，结论也是同样的：汉字的方块形和以字形直接表义为主的特点，正是构铸汉字成为世界上最“明确简约”的文字之一的根本条件。伟大、丰富的汉字文化信息，主要是通过字形直接表义的特点来体现的。

由“明确简约”的汉语口说语言和“明确简约”的汉字形成的汉语文，是世界上最“明确简约”的语文之一。汉语文的文言文，特别是古诗词，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人类语言文字中高度智慧的结晶之一。

注释：

(1) 本文作者曾将词的“意义”分为两种：语音（能指）代表非语音的其他事物（所指）的，称“意义”；语音（能指）代表语音自身（所指）的，称“音义”。鲁川先生称前者为“他指义”，后者为“自指义”。本文作者赞成鲁川先生的术语命名，认为这样更科学。

第二章 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 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与衰落

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名为“外语大学”）张景智先生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当今世界上各种语言学流派都可以说是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我国的语言学教科书也大都是依照索绪尔理论的基本框架写成的。”^{（1）}

美国现代文艺批评家乔纳森·卡勒认为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他重新组织起对语言和语言本质的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语言研究的新方向，从而使语言学在20世纪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2）}

所以人们称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不仅如此，语言学当时已被称为“领先科学”。

“许多社会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都从索绪尔的理论中受到了深刻的启示，形成了现代结构主义。”⁽³⁾

乔纳森·卡勒引用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勒的话说：

“在全部科学史中，或许没有比语言学这门新科学的兴起更为迷人的篇章了。其重要性完全可以与17世纪改变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的伽利略的新科学相比。”⁽⁴⁾

所以，人们称索绪尔不仅是伟大的语言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0世纪末，人们公认，语言学已适应不了科学与社会的发展而成为“滞后科学”。

语言学界在质疑、反思索绪尔的语言理论。

但是，包括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似乎是针锋相对而提出“解构主义”的德里达，也只是否定索绪尔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反对“口语中心论”，并未解决“结构主义”的根本弊端。

二、结构主义的局限性

张景智先生说：“索绪尔对于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其语言学理论本身，而是他进行语言研究时采用的方法论，因为他的方法论影响了许多其他领域。”⁽⁵⁾

索绪尔的方法论是什么呢？